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神农

西安行

刘克胤

小雁塔

高出参天树，孤立危楼基。
梦醒惊无语，不见长安城。

无字碑

兀立高原上，乃知天地大。
听风亦听雨，人前不说话。

法门寺

春风花世界，秋雨湿钟声。
远近无分别，法门一票通。

终南山

梦里常来归，今日不得上。
此去托白云，为我多一望。

端午

王波

女人在灯下包粽子
苇叶叠成漏斗状放进粽馅
棉线捆扎后
围墙边的凌霄花开得更艳了

男人赤膊在月光下喝酒
高声讨论初五日的龙舟赛
摩拳擦掌 举杯吆喝
催促院内那只母鸡
早起打鸣

时光里有个叫屈原的人
曾绝望决绝地跳进汨罗江
江水奔流不息
流经数里江山
《离骚》那些竹木简漂浮物
让人们在水里
时刻能闻到高贵的味道

酸枣糕

易裕厚

几天前，姐姐从老家带来一袋酸枣糕，送给我吃。酸枣糕有小饼状的，也有切成一片片的，还有粘着芝麻、包着酸枣核的。拣一块丢进嘴里，满口都是酸酸甜甜的味道，我的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了儿时的往事。

小时候，老屋旁的菜地里有一棵高大的酸枣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种下的。每年6月左右，酸枣树就会结出一粒粒青色的小果实，之后慢慢长大并熟透成黄色。酸枣和普通的枣子个头差不多，但核大，皮肉少，吃起来有一股浓浓的酸味。特别是那种还未熟透的青色酸枣，咬上一口，更是让人酸得口水直流，有的酸得让人牙打战，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去摘酸枣。我爬到树上用力摇晃着枝丫，因用力过猛，手没抓稳树枝，从树上摔了下来，躺在地上好一阵都没动。小伙伴见状，连忙喊来我母亲。母亲一看，急了，抱起我就往卫生院跑。一检查，幸好没有大碍，只是受了点小伤。

那时，母亲每年都会做酸枣糕。“双抢”之后树上的酸枣熟了，母亲就会找来楼梯，爬到树上用竹篙把酸枣打下来。我和姐姐则戴着草帽或斗笠，在树下捡拾酸枣。然后，将酸枣粒洗净，倒进大铁锅里煮，直至其皮开肉绽。再捞出来，用铁铲将其捣烂。待冷却下来，我和姐姐洗干净双手，从捣烂成一团的酸枣泥中捏出一粒粒的酸枣核来。之后，倒入适量的白糖。那时的白糖价钱很贵，有时酸枣比较多时，也会掺杂一点糖精进去。拌上切碎的紫苏叶、辣椒，搅均匀后，再做成一个个小饼子或大块的薄片，放到烈日下晒干，就成了酸枣糕。

母亲做的酸枣糕特别好吃，酸甜适度，放在嘴里嚼起来软软的。酸枣糕很开胃，有时感冒了不想吃东西时，吃上二三片酸枣糕，顿时能扒完两碗饭。酸枣糕也可以做出一道菜来，春夏之交的荒月，母亲会拿出几片酸枣糕切碎放入碗中，加水，再拿到饭碗里去蒸。蒸软后拌匀，成了粘糊糊的稀饭状即可食用。那种岁月，这也是我家饭桌上的一道美食。

参加工作后，在家的日子少了，但母亲总记得我爱吃酸枣糕的喜好，每年三伏天都会做好酸枣糕，或送或要人捎带来给我吃。或许是酸枣吃得多的缘故，对桔子、柚子等带酸性的食物我一点都不怕，反而越酸越能吃。

如今，母亲已经去了天堂，可每当吃到这酸枣糕，那酸酸甜甜的味道，总让我忆起过往。

随笔

张子意的清白家风

张雄文

远山如翠屏，苍碧漂染的云霞下静默环列，像敦厚的长者，将一大片平旷的原野围裹在怀中。绿江从一处山脚溶溶而来，稍稍拐个弯，似乎温婉回眸一笑，又从另一方山脚汨汨而出，安谧而澄碧，映照出两岸图画般缓缓铺展的良田、美池、屋舍、桑竹，乃至袅袅烟火与恬然微笑。

这是湖南醴陵石亭镇的塘山口村，一个多年前号角激鸣，红旗漫舞，而今归于宁静与祥和的地方。我从喧嚣的街市徜徉而来，希图寻觅些许崛起于眼前村落的张子意的英雄遗迹。

张子意的姓名，眼下已为许多人所生疏，却是中共最早践行初心的骁将之一，也是红军军史上永恒闪烁的星座。他担任过红八军、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与萧克、王震、贺龙、任弼时、李达有过多年同一口锅吃饭的战斗情谊。时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张平化，是他的直接部下之一；同从醴陵出去的红军将领杨得志、耿飚、宋时轮，其时尚无他的职级。1949年10月开国后，张子意命途多舛，却也长期出任中宣部副部长，最后在中纪委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的任上驾鹤归去。

泱泱绿水见证了张子意磨炼成钢的印痕：少年时灯下苦读，考上长沙长郡中学，与任弼时、李富春、陈赓和萧劲光等英烈们是前后校友；毕业后回醴陵，依旧书生意气，每每挺于潮头暗鸣叱咤，激荡风云；担任过醴陵农民协会委员长、农军第一路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副团长，率部战长沙，取醴陵。多年后，我徘徊于牛筋草、马齿苋、芥菜与蕨菜密密遮蔽的绿水堤岸，似乎依旧能听见当年关暴动的鼓角和他急促号令的声响；而脚下肃穆的江水，或许也依旧隐匿着他疾步如飞的身影。

遗憾的是，我搜寻多时，最终得知张子意在塘山口村已无祖居，早被当年国民党的民团报复而毁坏，踪迹无存。他一生无子女，也就无直系后裔留在村里。不过，他的亲兄弟子西虽在1929年随红军队伍攻打江西吉安县城时牺牲，却有后代传了下来，一直生活在乡间的张宗放便是侄孙之一，且与他往来最多。张子意辞世前，这位侄孙还去北京的病榻前照顾了一年，是最为亲近的后人。

野芳侵逼的一间屋檐下，和我聊起这位北京的爷

爷，年逾古稀的张宗放仍然感佩不已：“他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一心想的是党的事业，从来没有为家人和我们这些人考虑过丁点私事。他时常告诫我们，要清清白白做人，不要向组织伸手，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家风。”

闲聊间，张宗放回忆说，张子意曾被考虑出任中宣部长，但他坚决推辞、谦让，后来一度担任常务副部长，他不久又让了出来。

1981年5月，张子意病危之际，将补发给自己的“文革”中被错误关押期间的两万元工资，决然上缴，作了一笔特别经费。其时，张宗放就在他身边日夜服侍，而且家在醴陵乡下，日子并不宽裕。而张宗放的嫡爷爷张西烈士，就是因为受张子意的影响与动员，前往江西参加红军，最后血染疆场的。

药味漫漶的病榻前，组织上曾派人去看望张子意，寒暄后，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需不需要组织出面帮忙？如果他当时稍有一点私情，长期照顾自己的侄孙张宗放，便可能马上有一个不错的前程，至少不会有后来继续在乡下种田的日子。但他神色坚毅，一口回绝：“没有了！”

来人走后，张子意撑着病体，向张宗放做了个解释，最后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是一个错误的共产党员，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从来不愿怨恨爷爷，自食其力挺好的”，张宗放低着头，盯着脚边的一棵野草，幽幽说：“我两位爷爷，一个为解放事业战死；一个身居高位，清白一生，都是我永远的骄傲！”

我肃然点着头。方志敏曾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我想，张子意正是这样一位清贫、洁白与朴素的共产党人，无愧乎王震后来代表组织说，张子意“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守党的纪律的模范”。

门前的绿水悠悠而淌，涛声轻叩着墙壁，也像她滋养的奇儿张子意一样，久久叩击着我的心扉……



窃衣的迁徙

王亚

知是墙藉由树的支撑抑或树倚靠墙土而茁壮。各式野草长得最旺相，芝麻高过了人，野苣尾紫得盈目，野苣麦丛生绿得几乎汪出水来。

在暮春见此情，未免生出喟叹，不知该为生赞叹，还是为衰一恸。正矫情，却见脚边一枝窃衣顶着细碎好看的小白花颤颤地微笑。忽生疑窦，窃衣的来处是哪儿？这一院花草树木又分别来自何方？大约，某年秋天一只喜鹊由不知名的山间衔来一粒果，飞得乏了，便停在这祠堂残损的瓦楞上啄食，或许尚未食毕，它便“唧唧”地飞去，去寻另一样果子了。这果核滴溜溜从瓦行间滚下，跌进泥地，次年发出芽生了根，渐渐长出一株小构树。而窃衣必得益于这漫天自由的小麻雀。芝麻呢，村人日日往返田畴，这一日，一簇簇草里漏下来一枝芝麻。窃衣不一样，窃衣走得更远。一个书生自江南来，窃衣隐在他青布衫里子的兜褶处，随后他行了数月数千里，便是浆洗也不曾脱落。待得书生行经此地拜谒言子，窃衣知道行该归止了，就一头钻进土里去了。隔年就得了一大片窃衣。

窃衣其子细其气臭，又善惹人衣，本是废物。这一番迁徙徒让人生出敬意了。譬如徽调随徽班进京，衍生出国粹京剧。譬如李杜千百

旧事

青涩年华里的趣事

周慧文

阿云的娘家住在城郊，交通便利，但家境一般，大姐二姐先后嫁人，嫁了很远很远的山冲里人，再先后都拖夫带儿地住回娘家，弟弟弟媳自然也住在这个家。彼时，小小的房子里住着四对烟火夫妻，四个顽劣小男孩，加一个单身阿云。人气爆棚，鸡犬不宁。节假日、闲暇时无处藏身的才23岁的阿云，此时的梦想是快速把自己给嫁出去。

过了个极为热闹也极为烦躁的寒假后，阿云抛开羞涩开口请已婚同事做媒，媒婆顺口一句，何必去远方寻找，就小春啊。首场相亲就这么简单迅速。

已共事半年有余，他不帅，也不风趣幽默，在以往一般同事化的交往中，常态化，无涟漪，无故事。自与阿云交往后，小春好像突然开了窍，一有时间就往阿云房间跑。在鼻子碰鼻子的同一单位，不到两天，所有同事都已知晓。虽然阿云对小春无甚感觉，但既然他有意，那就试试吧。

可就在阿云下决心的当天晚上，饭后小春和几个年轻人来她房间聊天，不到半个小时，几个年轻人陆续撤了，就在最后一个人撒手，小春立马起身，关上房门，插上锁。他这一起身，一关，一插，三个连贯好像是习惯性动作把阿云瞬间吓坏了，也让这段情缘刚开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煞了尾。

没多久，好事又来了，乡镇某干部把一财税单位的男孩陈某带来了。晚饭后，几个人打打扑克牌玩，消遣消遣时光。阿云和我属牌桌上的菜鸟，而扑克牌在陈某手中却是熟练自如地飞舞着，令我俩觉得技不如人啊。陈某满嘴的梗都在口中不停地翻滚着，说话的声音大、语调高，一举手一投足尽显土豪般自信。一边打着牌，我这个旁观者一边悄悄地观察着阿云的表情，还好，阿云依然心态平和，一脸笑容，只在与我眼神交流的那一秒，有诡秘的一笑。

玩着玩着，陈某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他居然把鞋子干脆利落地脱下，穿双臭袜子，本就又矮又胖的身材如同一只蛤蟆般蹲在凳子上，神情专注、动作夸张地投入进牌局中。

好不容易熬完这场牌局，阿云愤愤然一想，难道我在别人眼中与这个人登对吗？

几个月后，阿云又等来了一场相亲。当媒人把此男带到我们单位来时，阿云傻眼了，此男以前被介绍给过邻学校她的闺蜜A和本学校闺蜜B的呀。今天又轮到介绍给自己了。等他们一走，阿云笑着说：“我们城郊这几所学校的教师，就是筐里的西瓜呀，让工作单位好，收入高，长得帅的他来一一掂量挑选吗？”

正当芳龄，温柔又可亲的阿云，漫长的暑假里又迎来一场相亲。新学期她与我见面时，像叙述他人故事样的冷静地分享了他们初识，及两次相处的情况，“男孩工作单位好，还有点才气，可将就谈一下”，是阿云的介绍。

当天，那帅哥就来看望阿云，自然也就被我这个视力超好的马大哈认识了。帅哥长得高高大大，有款有型，谈吐也儒雅，可是满脸有这个年龄不相称的黑斑。帅哥走后，我问阿云：“不在意他满脸的黑斑吗？”“啊，脸上有黑斑吗？我没戴眼镜没看到啊。下次来了，我戴上眼镜仔细瞧瞧。”

第二次帅哥来了，走后。阿云直奔向我房间宣布：“吹了，这脸上的黑斑，叫我以后怎么与他接吻？”

当时年纪并不大，却一心想把自己嫁出去的阿云，到处托人帮忙做媒，网撒得大，可网上的鱼没有能让阿云动心的。连续撒了几网后，她心灰意冷了，在否定别人的同时也否定了自己。阿云说：“看来，我要快速脱离人为满为患、嘈嘈杂杂的娘家，希望有两情相悦、情投意合的人把我收了去是不太可能了。”叹了口气的阿云接着向我宣布了另一重大决定：“努力读书，考研究生去！”

至此，漂亮温柔的阿云拒绝了所有媒婆们的好意，不再相亲。一年后，如愿以偿，阿云考到省城读研究生去了，然后与同门师兄谈起一场古正经的恋爱，最后比翼双飞。这一晃，过去二十多年了。

年为人们口口相传。又譬如言子一脉流徙潇湘，于这太平桥端溯源继传，文化的迁徙亦跟随人的衣履行止，正是言子后人徙至云龙，窃衣来了祠堂。

抑或而今方特乐园里的白蛇许仙、梁祝、聊斋神怪，及至产业园内诸多新型产业，不也形同此理吗？随人而徙，到此而安。云龙果真是有仙气的，才有了适宜这一切的土壤。

若以古人“造仙”惯例，言子也算得仙人。后人造祠堂，世人得福泽。江南文化迁徙至此，初发勃尚是涓涓细流，而湘江便得了这数百年文脉赓续。

祠堂后是言氏后人村庄，几位老人坐村口闲谈，孩子在一旁玩耍，村边田间有人劳作，绿树环绕一派清静。恰是孔子当年同言子谈“道”时口中描述之状，“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昔日言子闻道时情状如何，数千年后的我们自然不得而知。想来必舜之蹈之，曰：“偃虽不敏，然心向往之。”今见村人安闲若此，我亦心向往之。

出村至村部，见祠堂修旧如旧方案已然启动，也是赓续绵延。